

末代皇帝傳奇(七)

——奔逃無路

●秀敏撰文·邊緯文校訂

觀魚感嘆望空遐思

婉容追隨溥儀來到滿洲，一方面為夫妻團圓，另一方面指望丈夫能有一番作為。可是事實使她大失所望，不但皇帝本人要受異邦的挾持，連他的親人也難逃被「囚禁」的生活。婉容後悔自己不該聽信川島芳子的謊言誤入歧途，也不甘心在這只有數百米面積的帝宮內消磨年華，她常常想：難道就這樣度過餘生嗎？她有時甚至不敢再想下去。

自從去大同公園一遊，被荷槍實彈的士兵截持回宮之後，溥儀一家再也沒有離開過帝宮一步。這時，溫暖的春天已經過去，炎熱的夏天又到來了。

一天，婉容在屋內呆得實在無聊，便獨自一人來到院內的小花園裏。她一會兒望着池中的游魚感嘆，一會兒又靠在假山石旁望空遐想。這會兒她正拿着個大芭蕉葉遮在臉上，享受着日光浴的照射。忽然，聽見有慌亂的脚步聲，她忙拿開遮在臉上的芭蕉葉，問跑向勤民樓去的兩個士兵和侍衛官余思文，「慌什麼，出了什麼事？」

余思文停住脚步回答皇后的問話，「皇上的兩個護軍和日本人發生了口角，動武打傷了日本人，關東軍逼着要人呢！」「皇上打算怎麼樣？」婉容急問。

「皇上要重辦兩個護軍，並向日本人賠禮道歉，可是日本人執意不肯，硬是要把人帶走。」婉容聽說關東軍一定要帶走皇上的護軍，急切地問：「皇上現在哪兒？」

「正在勤民樓和日本人商量呢！」

勤民樓本是溥儀處理政務的地方。其實，政務都已由日本人「代勞」了，他終日無所事事，勤民樓也就成了他接受和執行日本主子命令的所在了。今天，他又像個被告一樣，被擠兌在勤民樓的客廳裏，忍氣吞聲地聽憑日本人威逼。

守在門口的兩個日本兵，見是皇后和侍衛官匆匆走來便沒有阻攔，他們走進客廳，也沒有人伺候就坐，站在一邊看着皇上和坐在椅子上的日本軍官如何處理這一事件。

溥儀正背向大家，站在桌旁。

兩個護軍被五花大綁地跪在地下。

「今天這事，不能怪我們，是他們先動手打

人，還放出狼狗咬人。」其中一個護軍指了指跪在旁邊那個護軍扯破的褲子和露出血肉的大腿說。「他這腿就是被日本狼狗咬破的。我們出於無奈才動武自衛。」

坐在椅子上雙拳拄腿，腰板挺直的日本軍官聽護軍的辯白後，對溥儀說：「陛下，他們犯有『反滿抗日』之罪，我想您不會否認吧？」屋內鴉雀無聲，沒有人對他的話作出任何反應。

「帶走！」日本軍官怒吼道。

「慢！」婉容出來制止，並故意責怪兩名護軍說：「皇上平日是怎麼管教你們的，不是說要日滿親善嗎，要尊重大和民族嗎，怎麼都忘啦？」婉容見護軍又要爭辯，怕他們嘴裏沒深沒淺地說出惹怒日本人的話來，忙截止他們，又接着說道：「要是沒有日本朋友的保護，我們能有今天嗎？瞧着皇上怎麼處置你們。」轉而又對日本軍官說，「這兩個不爭氣的東西，就交給皇上好好管教管教吧。」

「不行，他們打了日本人，一定要由我們處置。」日本軍官堅持要把兩個護軍帶走。

屋裏的人都清楚，要是日本人把他們帶走，

等於要了他們的命，無論如何不能把他們兩個交給日本人。

婉容見溥儀又恨又怕，一言不發，忙對日本人說：「皇上的家教一向甚嚴，保證好好管教他們，讓你們滿意就是啦。」她是極力想設法留下這兩個士兵。

溥儀經婉容一說，好像突然想出了主意，趕緊接著說：「給我帶下去狠狠地打。」

「不必了。」日本軍官傲慢地說：「關於陛下要怎樣教育自己手下的人，那是以後的事，我想您一定會理解司令部的意思，這兩個人我一定得帶回去。」

婉容見他堅持要把人帶走，便毫不客氣地說：「打狗還得看主人，皇上的面子也不給嗎？」

「軍人以執行命令為天職。」軍官說。

被綁著的護軍已經看出，皇后無論怎樣努力也挽救不了他們，皇上更是無能為力。於是滿不在乎地衝着日本軍官說：「你執行的是哪家的命令，是你們主子的命令，我們即使有罪，也該由皇上治罪，用不着你們拉去，司令部分明是要整治皇上，來拿我們開刀。」

溥儀深怕再惹出大禍，連自己也牽連進去，趕忙制止，「不許胡說。」

跪在地上一直沒有講話的另一個護軍，見皇上皇后已經救不了自己，難過地對溥儀說：「皇上皇后的心情俺知道，救不了俺，俺也不怪，只是有句話要說。看來，俺今天難免一死，心裏最惦记的就是關內還有八旬的老娘，俺總想着伺候到皇上有出了頭之日，就回家去孝敬他老人家，

想不到，今天撤下老娘，俺一個人先走了。……」這個山東大漢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流出了眼淚。

「男兒有淚不輕彈，你哭什麼，尋種。」另一個護軍罵道。

「俺是尋種，可是俺畢竟是一個小小的護軍哪，皇上不該這樣窩囊受人欺負哇！今天，我們死了不要緊，皇上身邊又少了兩個護軍，說不定日後還要鬧出什麼事來，皇上多保重吧！」說完低頭哭泣，任憑眼淚滴滴嗒嗒地往下掉。

婉容見他雙手被反綁着，忙將自己手帕遞侍衛余思文，余思文接過手帕蹲下身，為護軍擦去臉上的淚水。

婉容也難過地抹着眼淚。

溥儀仍然背向大家，只見他的肩在顫，手在抖。

「哭什麼！」看見大家都在難過，跪在地上，不會掉淚的硬漢子，突然站起來高喊：「這樣的日子我早就够了，活着也是活受罪，不如死了乾脆。」

「真是忠心可嘉呀，」日本軍官見兩個護軍都又腿站在那裏怒視着他，便對溥儀說：「還要等陛下發話才能走出去嗎？」

溥儀不敢轉過身來，無聲地擺擺手，意思是「讓他們走吧！」

兩個護軍見皇上無力保護自己把他們交了出去，難過的「撲通」一聲，席地而跪，說道：「我們是爲了皇上才死的呀，日後望您多保重。」

「走吧！」一個端槍的日本兵等得不耐煩了，催促說。兩個護軍給皇上和皇后磕了兩個響頭，

，站起身跺腳向門外走去。臨出大門嘴裏還不停地喊：「皇上，皇后，多保重，此地不可久留啊！」

日本人押着兩位護軍剛出大門，婉容失聲痛哭起來。溥儀一下子像是被抽掉了渾身筋骨一樣軟了下來，險些坐在地上，多虧余思文反應極快，一把將他扶住。

婉容擦去臉上的淚水，接過宮女手中的茶碗，試了試並不太燙，親自遞到溥儀面前：「皇上別難過啦，喝點熱茶吧！」

溥儀突然歇斯底里地喊道：「滾，滾！不要，我什麼都不要！」他痛苦地哭出聲來，他爲失去兩個忠誠的士兵而難過，爲自己的徹底失敗而哀號。「完了，徹底地完了！大清國沒有了！皇上也沒有啦！」他痛苦地將頭埋在張開的大手裡。

溥儀在爲自己的命運和前途痛苦、怒吼，可是，痛苦的並不只是他一個人。

祇求及早逃離長春

婉容長這麼大，還沒有人敢這樣對她發過脾氣。皇上當着佣人對她如此喊叫，大大戳傷了她的自尊心，她難過地暗自低頭流淚。

一天晚上，婉容在自己的書房寫着什麼，伺候她的劉媽媽推門進來，小聲說：「照您的吩咐，我把余侍衛找來了。」

婉容沒有抬頭：「叫他進來，你在門外看着，有人來咳嗽一聲。」

「是。」劉媽媽剛剛退出，余思文便走進書房

「皇后有什麼吩咐？」

「坐下說吧！」

「不，還是站着吧。」

婉容放下手裏的筆，不再寫了，雙手十指交叉在一起，托住下頰兒，看出余思文疑惑不解地神情，便道：「這麼晚了，我叫你來，有些不便，是嗎？」

「不，不，皇后有事，應隨時效勞。」

「好，我讓你坐，你就坐吧。」

余思文見皇后執意要自己坐下，也只好坐在皇后桌子對面唯一的一張椅子上。這樣和皇后對面相視，他覺得很不自在。

婉容是受過洋學教育影響的人。她見余思文怯懦的樣子，覺得很好笑，「余侍衛……」

「在。」余思文還沒等皇后把話說完，應聲站了起來。

婉容笑着擺擺手，「坐吧。」待余思文坐下後，婉容說：「我問你，你從小進宮，跟隨皇上多年，皇上待你怎麼樣？」

「恩有天高地厚。」

「我待你如何？」

「父母之恩所不及。」

「好，既然知恩，我有一事要你去辦，你可願意？」

「生我者父母，養我教者大清皇帝，爲皇上皇后盡忠，還有什麼願意不願意的。」

「不，此事關係重大弄不好，走漏了風聲，是要掉腦袋的。」婉容把話說得很嚴重。

「只要您瞧得起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

也在所不辭。要我做什麼，您就儘管說吧！」

婉容見余思文如此忠實於自己和皇上，放寬心地說：「你整日不離皇上左右，日本人是怎樣欺負我們你也都看見了，皇上逆來順受，指望復辟大清，看來是不可能了。近來，皇上心情不好，脾氣越來越躁，總是這樣遷就着過活，也不是長久之計，我琢磨着跟你商量個逃離的辦法。」

余思文忙起身，制止皇后別再說下去，當心門外有人。當心隔牆有耳。

「不要緊，劉媽極其忠厚老實，我讓她在門外看着呢！」婉容說。

「噢！」余思文放心地坐下，「您的意思是要逃離日本人的手掌回北京嗎？」

「北京回不去，天津也可以。」

余思文認真想了一會兒說：「這得好好商量商量。路上到處是日本憲兵、便衣特務，皇上皇后即使出了帝宮，路上萬一給人認出來，事情就遭了。」

婉容突然問：「你沒聽說有個李頓調查團要來嗎？」

「聽說有個國聯調查團，是由五國組成的。如果能找到他們的人，也許能幫助我們。」余思文思路極其敏捷地說。

婉容眨着大眼睛，分析說：「即使調查團出面說話，幫助我們回北京，日本人也是絕不會答應的，那時候皇上的安全反而難保。日本人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

「依皇后看怎麼辦好呢？」

「我想讓你偷偷出宮先去和他們取得聯繫，

最好是請他們秘密幫忙，不過暫時先別和皇上講，更不能讓日本人知道。」

余思文知道此事責任重大，於是，化裝出了帝宮，去找調查團中唯一的中國政府代表顧維鈞，請他出面幫助帝后逃離長春，但得到的回答是：「中國顧問在滿洲沒有任何辦法和權力，也無法幫忙。」余思文只好回到帝宮向皇后報告，並重新商量計策。

這是個暴風雨的夜晚，余思文悄悄從外邊回來，對站在樓梯拐角處等候他的劉媽說：「我已和調查團的中國顧問顧維鈞先生聯繫上了，看來事情不太好辦。」

「快點兒吧，皇后都等急了。」劉媽接過余思文脫下的雨衣，領他到了書房。婉容早已等在那裏。

「怎麼樣？」婉容急切地問。

寅夜奔逃半途而廢

「事情不太好辦還是請皇后親自去一趟，也許他們會幫忙。」余思文看看窗外說：「現在走正好，外邊下着大雨，沒人注意，剛才我進來的時候，已經和看門的太監說好，他在那兒爲我們開門。」

婉容想了一下說：「好，就按你說的辦，你先到外邊看看動靜，我換了衣服就來。」

余思文出去後，劉媽趕緊幫婉容換上早已準備好的男裝。劉媽又爲她披上雨衣，陪着出了屋。

「您不用害怕，只要我能逃出去，一定幫助

皇上也逃走，把你們一塊都接出去，您快回去吧。」婉容催劉媽回屋去。

「快走，快走，都走了才好呢！」劉媽嘴裏說讓她快走，可又擔心她的安全，拉着婉容的手捨不得鬆開。

「快，一會兒日本人來查夜，就走不出去了。」余思文走過來說。

婉容隨余思文深一脚，淺一脚地往帝宮側門走去。

來到大門附近，余思文學了兩聲貓叫，太監知道是他們來了，從黑暗處走出來，下了大鎖。三個人誰都沒有說話，迅速地行動着。婉容和余思文出去後，太監關了大門，剛要上鎖，突然兩個憲兵舉着手電筒從遠處跑過來問，「什麼人？」

「我，我。」太監着急慌慌地將門鎖好。

「什麼人出去？」憲兵用手電筒晃着太監的臉問。

「沒人，沒人出去。」太監哆哆嗦嗦地回答。

一個憲兵發現了太監手裡的鑰匙。「你想幹什麼？」

「真的，大門熄燈了，外面又下着大雨，出去幹嘛呀！」說着忙把鑰匙往懷裏揣。

「快，快點兒！」余思文拉着腳步越來越慢的婉容繼續往前跑。

「有沒有人，不站住開槍啦。」憲兵在前面邊追邊喊。

「他們還沒看清我們，我也跑不動了，你一個人先去吧，我在這兒等他們，不然誰都走不成。」婉容氣喘吁吁地說。

「不行啊，調查團的人只有見了皇后，才肯幫忙，您一定得去，我去沒有用。」余思文焦急萬分地說。

「呸」的一聲，由於看不清前邊的人影，日本憲兵胡亂放了一槍。

婉容嚇得摔倒在地下，余思文忙扶起婉容，見她已經無力再往前跑，便說：「皇后趕緊躲到前邊那個胡同裡，我去擋住他們，看樣子是走不出去了。」

「不，我跟他們回去，我是皇后，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你千萬不能落到他們手裏，那樣太危險。」婉容急得哭出聲來。

余思文連拖帶拽地把婉容推到一個小門洞裏：「千萬別出聲，調查團那兒，今天是不成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您躲在這兒先不要出去，以後我們再想辦法。」說完就要往外走。

婉容一把拉住余思文，「你不能讓他們抓去。」

「皇后快放手。這樣我們誰都逃不了，您是皇后，要是被他們抓住，會生出很多是非來。」余思文一邊說，一邊用手掰開婉容死死拉住自己胳膊

的雙手。「皇后保重。」說完便向着憲兵跑去。

「余……」婉容沒敢哭叫出來，癱坐在泥水裏。

「啪」的又一聲槍響，日本憲兵朝迎面跑來的余思文放了一槍。

余思文「唉喲」一聲倒在地下。

日本憲兵跑過來用電筒照着受傷的余思文，認出是皇上的侍衛官，說：「跑出去想幹什麼，哈？」

這一槍打在了余思文的左胳膊上，余思文捂着傷口慢慢站起來：「我跟你們回去，到了宮裏再說還不成嗎！」

「好。」

於是，余思文又像皇上的兩個護軍一樣，被日本人押送到了勤民樓的辦公室裏。溥儀一看押來的逃兵竟是自己喜歡和信任的余思文，詫異地說：「是你？」

「是我。奴才該死，求皇上饒了我這一回吧！」余思文早已拿定主意，無論如何也不能承認去找調查團的事，「奴才待得實在悶得慌，白天又出不去，所以趁着晚上沒人注意，想到站前小巷逛逛，不想被抓了回來。」

余思文說的站前小巷，是一個有鴉片烟和賣身女人的地方。他之所以說自己要到那種地方去玩，爲的是瞞騙日本人，溥儀不知其中的用意，見自己的侍衛深更半夜要去那種下流地方閒逛，氣得簡直要發狂，衝着余思文嚷：「反了，反了！拉下去狠狠地打。停飯三天。」兩個侍衛架着余思文走到門口時，溥儀又補充說：「胳膊上的

槍傷，不許上藥，關在牢裏餓死他。」

牢中探傷皇后心動

婉容在黑胡同裡躲着，雨還是下個不停，連跌帶摔的渾身已經濕透了，凍得上牙打下牙，一個勁兒地哆嗦，她知道現在各門都已上鎖，只好等到快天亮時，各門開鎖時再回帝宮。

劉媽聽說余侍衛被日本人抓了回來，皇上正生氣呢，可是皇后一直沒有消息，劉媽見不到余侍衛，又不敢跟別人打聽，急得在屋子裏打轉。她決定偷偷去找余侍衛，問問皇后的下落。

劉媽剛下樓來到客廳，就見婉容渾身泥水，臉色蒼白地靠在門框上，看得出來，她連上樓回臥室的氣力都沒有了。

「您這是怎麼啦，快進屋，換換衣服。別凍病了。」看看左右沒人，趕忙扶婉容上樓回自己的臥室。

婉容見自己的侍衛官給日本人抓住，丟了自己的臉，決定要對家裏所有的人訓話，以防再出現這樣的事。

太監、宮女、侍衛、二妹、三妹等人跪了一大屋子。婉容氣急敗壞地拍着桌子，衝着他們叫：「從今天開始，沒有我的命令誰也不許離開帝宮到外邊去，誰要是再丟臉鬧出事來，讓日本人抓住，我非把他活活打死！打死！記住了沒有？」

跪在地上的人們齊聲說：「記住了。」婉容看見几案上的花盆，氣不打一處來，抬手打翻在地，「滾，都給我滾！」他突然發現皇

后並不在這裏，高聲問宮女，「皇后呢？」

「身子不舒服，躺着呢！」宮女趕忙回答。

「不舒服，病病了，她也整天愁眉苦臉跟我過不去！」說着踢了一腳摔壞的花盆碎片，忿然地走出屋去。

婉容淋了一夜的雨，再加上連驚帶嚇，發起高燒，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

「吃了藥好點兒了吧？」劉媽說完將皇后露在外邊的胳膊放進被窩裏關切地問。婉容微微睜開眼問：「余侍衛怎麼樣啦？」

劉媽勸道：「您就好好養病吧，他沒事，聽說日本人打傷了他的胳膊，我偷偷給他送了點治傷的藥，唉，難爲他了。」

「皇上沒有問起我嗎？」婉容有些不安地問。

「問過了，皇上不太高興。」

「哎！」婉容嘆了口氣，翻過身去，「皇上受了日本人的氣，瞧誰都不順眼。」

「有什麼法子呢，皇上脾氣不好，您想開點，吃了藥好好歇着吧！」劉媽爲婉容掖好了被子。

「有空代我去看看余侍衛，都是因爲我才鬧出事來，過兩天，我好點了，就去看他。」婉容對劉媽說。

「是。」

余思文仍被關在監禁室裏，忍着傷口的疼痛，又渴又餓地坐在屋角裏。

兩天以後，劉媽遞給看門的護兵一個小包，「這是皇后賞的，好好伺候着。」

「知道了。」護兵掂着小包樂呵呵地答應着

，突然見皇后輕步來到門前：「皇后主子好！」

劉媽趕忙過來對護兵小聲說：「有人問起怎麼說？」護兵一時不知怎樣回答，「就說皇后來管教管教他，懂了嗎？」劉媽囑咐護兵說。

「懂，懂了！」護兵打開牢門對余思文說：「皇后來看你啦。」

關心照顧唯一親人

劉媽機警地注意着周圍的動靜。

當婉容走進監禁室的時候，余思文簡直不敢相信，站在自己面前的真的是皇后。

「讓你受苦了！」婉容帶有歉意地說。

「卑職無能，不能幫助皇后，真是沒用，深感不安，還望皇后恕罪。」說完跪地施禮。

婉容看着余思文消瘦了許多的臉和受傷的胳膊，難過地蹲下身來，用手輕輕扯起帶血的破衣袖，心疼地問：「疼嗎？」

「不，皇后不要爲我難過，我們以後再慢慢想辦法，總可以逃出去的。」

「我怎麼能不難過，看你……」婉容忙撕下一塊衣襟，「劉媽帶給你的藥呢？」

「在這兒。」

婉容把藥敷在余思文的傷口上，小心翼翼爲他包紮好。

「謝謝皇后。」

「我倒要謝謝你呢！」婉容欲扶余思文站起來。

余思文覺得不該有勞皇后，自己強挺着站起來。

婉容看着余思文強忍痛苦的樣子，又難過又高興：「有你這樣的好人幫助我，真不知該怎樣謝謝你才好。」

「皇后快別這麼說，卑職無能，幫不了您什麼，是我該謝您的知遇之恩呢！」

「你已經盡心了，我很感動，讓你受了許多苦，我心裏很過意不去。」婉容說着有些心酸，差一點兒掉出淚來。

余思文見皇后如此動情，不知怎樣安慰才好，邊說邊往後退縮着：「皇后別這樣，我不值得！」

「值得，」婉容見余思文異常緊張的神情，安慰他說：「你不要怕，這裏沒有外人。你該知道，我是鼓了多大的勇氣，下了多大的決心來看你。我是皇后，皇后你懂嗎？我現在明白了，就是這個皇后的名份把我弄成今天這個樣子，可是皇后也是人啊，也需要人的關心和照顧啊！」

「我跟隨皇上皇后多年，見皇上和皇后相敬如賓，令人羨慕。」

「快別這麼說，我的懷苦，想必你也知道一些，自打從離開天津，來到滿洲以後，日子就更難熬。可是我也很幸運，身邊有你這樣一個真正關心我的人，你已經成為我最信任而離不開的親人。」聽婉容說出這樣膽大妄為的話，余思文嚇得不敢正眼看皇后。

「我最近連作夢都想着我心中的『親人』，他遠比我的父兄可信，我視他為朋友、兄弟，只有他能够幫助我、救我。」她一步步走近余思文，「你知道嗎？」

「皇后不要說了。」余思文為婉容的真誠所感動，他不敢再聽下去。

「爲什麼不說？你理解我，所以怕了。我這個皇后早就當够了，我現在什麼都不怕，我把心中的希望交給你，希望你能理解我，拿我當人，當朋友，不要當皇后。」婉容以乞求的目光看着余思文。

只想活着像一個人

「可是您確實是皇后。」余思文突然跪地給皇后磕了一個頭，他想以此來結束這可怕的談話，「願皇后貴體安康，奴才死也不能不把您當皇后哇！」說完又要磕頭。

婉容一把抓住余思文的胳膊，「你爲什麼不敢，難道你不明白，我是怎樣待你，拿你當親人，我需要親人哪！」她搖晃着余思文的雙臂。

此刻，余思文的心中真是苦辣酸甜……他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婉容見余思文驚呆着，不知他心裏想些什麼，她傷心地放開自己的雙手，「苦了我這一顆心啦！」轉身捂着臉哭起來。

余思文望着皇后清秀的身材，顫抖着的雙肩，怎能不爲之動情，他伸出雙臂向婉容走過來，站在她的身後說：「我也是個堂堂男子，又不是木頭人，怎麼會不懂得妳……皇后待我的深情……怎奈我死也不敢想啊，想了就有欺君之罪呀。」說着轉身痛苦地仰起頭閉上了眼睛，彷彿要把自己的感情全部收藏起來。

「這麼說你懂得我，也會想過是嗎？」婉容

驚喜地問。

余思文無力地垂下仰着的頭，他點頭承認，回答了婉容的問話。

婉容急步走向余思文，克制住自己內心的激動，右腿着地、半蹲身子，端正正地給余思文施了個禮，「我今生足矣！」

余思文雖然沒有轉過身，但他已感覺到婉容就在自己的身後，便動情地將一隻手搭在婉容的身上，「我犯有欺君之罪呀。」

婉容看着余思文的蒼白的臉說：「要說有罪，我才是天下第一罪人。」她拉住余思文搭在自己肩上的手，「只求活着像個人，何懼天大的罪呀！」

余思文轉身注視着婉容美麗而堅定的一雙眼睛，激動地把她摟在懷裏：「我可憐的皇后。」

「是啊，人們永遠不會忘記我是個皇后，可憐的皇后……」婉容哀怨地飲泣着……

(未完待續)

編輯報告

趙廣鵬教授撰「梅貽琦傳稿」(八)因排校不及，延至下期續刊。王中原教授、后希鑑教授、王成聖教授等的作品均將自下期二六一號起刊出，敬請讀者期待。